



魯迅、許廣平和周海嬰（資料圖片）



## 潮流時興「亂稱呼」

文 佳

稱呼，表示被呼喚者的身份、地位、職業等等。正確適當地稱呼別人，本是人際交往中基本的禮儀規範。但如今在內地，國人卻時興「亂稱呼」。亂稱呼的原因，既有爲了「將關係拉向親密」、「縮短人際距離」、「討好對方」、「套近乎」、「填平代溝」，又有爲了謀取商業利益……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家庭成員之間的稱呼變異，可窺見「亂稱呼」現象一斑：

如今，夫妻之間的稱呼，已從肉麻型轉向天真型幽默型。「哥」「妹」相稱已老土，「親愛的」已過時，時下新潮年輕夫妻之間的稱呼五花八門：既有跟着兒女叫「爸爸」、「媽媽」的；也有降低輩份像父母稱呼兒女那樣稱呼配偶「寶寶」、「妞妞」、「仔仔」、「女女」的；還有提高輩份，以未來孫子的口吻稱丈夫「爺爺」、「姥爺」、「外公」、「公公」，稱妻子「奶奶」、「姥姥」、「外婆」、「婆婆」；更有年輕調皮的夫妻，以屬相戲謔暱稱配偶「蠶豬」、「懶蛇」、「笨狗」、「瘦猴」，或模仿古裝戲稱呼「相公」、「娘子」……

如此稱呼，與八十年代後出生的中國內地獨生子女群有關，他們即使已爲人父母，也充滿孩子氣，老天真、老頑童多。一些怕老扮嫩的八十後媽媽，甚至不准孩子在外人面前叫媽媽，只准叫「姐姐」。而新一代孩子們崇尚平等，也願意與父母「平起平坐」，於是，在都市一些新潮的家庭，出現了父母子女之間以兄弟姐妹相稱的現象。例如，潮女向爸爸要錢說：「大哥，多給點兒零花錢好嗎」；潮仔對媽媽說：「姐姐，今晚的菜太淡啦，沒錢買鹽啊」；潮夫對妻子說：「姥姥，我今晚有應酬不回來吃飯」；潮妻撒嬌抱怨丈夫：「寶寶，你又不乖啦」……另外，還有新潮家庭兒女直呼父母名字，父母也樂呵呵地答應。

如今，除了在家庭和在朋友圈中，「亂稱呼」在商場在職場也很普遍。

在市場，嘴甜的小販兜生意時，喜歡稱呼女顧客「靚姐」，稱呼男顧客「老細（即老闆）」。有阿婆駁到：「我都七十歲啦，你還叫我「靚姐」」，小販趕緊討好說：「是嗎，你看上去最多五十歲」，說得阿婆心花怒放。

最離譜的是，某些醫藥保健品推銷員，爲拉攏老年顧客，大打「親情牌」，見到老人就稱「爸爸」、「媽媽」，左一聲「爸爸」，右一聲「媽媽」，喊得老年顧客心裡甜甜的，然後再推銷商品。例如，一些保健品促銷講座，主講人開場第一句就肉麻地大喊：「爸爸媽媽們好！」

在職場，謀生不易的小職員在稱呼上也極盡討好之能事。譬如，稱呼副職領導一律除「副」，稱副局長爲「局長」，稱副科長爲「科長」……乖巧的新同事則謙卑地稱呼老同事「老師」。甚至有公司職員，稱呼上司「契媽」、「大佬」……對於「亂稱呼」，有人極力反對；但也有人說，稱呼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 候車室裡

劉 荒 田

這是家鄉的車站。候車室裡喧鬧是喧鬧，但氣氛平和。天氣無異常，道路無異常，班次基本正點。這是規劃得蠻不錯實行起來也基本沒走樣的美好世象。我和妻子乘車回佛山去。車還有十分鐘才開。我們所在的間隔，長椅差不多坐滿，只有一個空位。我讓妻子一個人坐，我到相鄰的間隔去。巴士當然是篤定能坐上的，只是等有點無聊。明明標着「非吸煙區」，旁邊一位農民模樣的中年漢子，卻以極安分的姿態，閑閑地抽濾嘴煙。我被熏着，卻不好意思說他。

在味道複雜的煙氣中，飄過一陣風。是一位擦鞋女子，她以最專業最專注的目光搜索所有攔在地板上的鞋子。很快，注意到了我的皮鞋。目光交會了！——

麗江把粑似乎成了麗江古城的一枚美食標籤，在這裡隨處可見，而且以四方街爲中心，越向外，價格也越便宜，可味道卻一點也不會打折扣。其實，價格的貴賤並不是一邊欣賞着這冰清玉潔的古城美景，那種曼妙的感覺是在其他地方根本無法體味到的。

## 小熊維尼 (Winnie-the-Pooh)

馮 進



我讀書的時候，系裡有位教授教課很有創意。爲了讓美國學生了解道家思想，他的課上要求閱讀本傑明霍夫（Benjamin Hoff）的《維尼熊的道》（The Tao of Pooh）和《小豬的德》（The Te of Piglet）。霍夫引用來詮釋道教思想的是美國孩子熱愛的卡通人物：維尼熊（Winnie the Pooh，簡稱Pooh）。維尼熊是由英國人米恩（Alan Alexander Milne，一八八二至一九五六）塑造的童話人物。關於維尼的第一本書於一九二六年面世，就叫做《維尼熊》（Winnie-the-Pooh），由謝普德（E. H. Shepard）插圖。

後來又有《小熊的房子》（The House at Pooh Corner，一九二八）出版。作者的靈感來源於他兒子的一隻玩具熊（他兒子的其他長毛絨玩具也成爲書中其他動物名字的來源）。這隻玩具熊原來叫愛德華（Edward），可是當時倫敦動物園裡有一隻叫維尼、深受孩子們喜愛的黑熊，所以他的兒子據此爲玩具改了名。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一位加拿大上尉偷偷把一隻熊崽帶到英國作爲他們部隊的吉祥物，並且以家鄉加拿大的維尼格（Winnipeg）的暱稱「維尼」爲黑熊命名，後來他就把這隻熊留在了倫敦動物園。「樸」（Pooh）則原本是米恩的兒子度假時爲一隻天鵝取的名字。作者在維尼熊的第一個故事中說，因爲維尼熊駕着氦氣球去偷樹上的蜂蜜，弄得雙臂僵直，結果一隻蒼蠅停在他鼻子上的時候，他沒法揮動手臂，只好吹氣「噗」把蒼



小熊維尼

（網上圖片）

蠅轟走，所以維尼的全名是「維尼樸」。維尼熊故事裡除了熊以外，還有其他一系列人物：維尼最好的朋友小豬（Piglet）、他的鄰居一對袋鼠母子——媽媽（Kanga）和兒子（Roo）、兔子（Rabbit）、貓頭鷹（Owl）、小老虎（Tigger）和驢子（Eeyore）等等，還有一個以作者的兒子命名的小男孩克利斯托羅羅賓（Christopher Robin）等等。這些小動物居住的森林的原型則是作者熟悉的英國的愛希當森林（Ashdown Forest, Sussex, England）。維尼熊在故事中是一個貪吃、頭腦簡單的人物，經常有可笑舉動和想法：比方說，自己在雪地上留下足跡，卻懷疑是某種神祕的動物在跟蹤他，他的口頭禪是「你永遠說不准……」（「You can never tell……」）。

可是，他也真誠坦率，虛心熱情，從不裝模做樣。貓頭鷹說一些高深的言辭時，他會打斷對方，要求對方用簡單的話語解釋，因爲「長的詞讓我困惑」。

他熱愛蜂蜜和其他點心，能自得其樂，常常給自己編點歌，邊走邊唱。他的夥伴們也各有特色：小豬膽小自卑可是樂於助人，驢子長吁短歎、脾氣不佳，兔子喜歡出餵主意，貓頭鷹愛賣弄自己的學問，小老虎充滿活力、喜歡跳躍等等。然而無論個性如何不同，不管彼此之間是否會有小矛盾，這些小動物都能友好相處，互相照顧。而維尼又在其中起到了協調和領頭的作用，雖然他自稱是「沒頭腦的熊」（「A bear with very little brain」）。也許正因爲如此，後來美國作家霍夫才會以他作爲道家「無爲而無不爲」的象徵，寫了那本《維尼熊的

她的神情，淡靜堅忍，把鈔票放進口袋時，臉上泛着深厚的謙卑和自信。我不能不敬重她。

我晃着二郎腿，腳下多了兩團頗爲耀眼的光斑，可見擦鞋是能馬上增加體面的。也許是光斑的吸引。一位小夥子蹣跚到我面前，是賣雜誌的。我要了一本《讀者》，問他多少錢，他不答，只把雜誌翻過來，讓我看看封底上的標價。年輕得教人妒忌，一身靈醒得氣派，舉止卻透出難得的敦厚。我被他感動着，又要了一本《青年文摘》，他仍舊翻開封底，讓我看看價錢。我付給他二十塊。他點頭表示感謝，並把胸前的牌子拿起來讓我看看，原來是聾啞人。我感激地連連點頭，爲了他沒拒絕我以人民幣表達的善意。

我拿着雜誌，沒讀，環視候車室，心裡洋溢着莫名的欣慰。和平人間，原來如此可愛。

## 麗江粑粑

麗 江



麗江女子閒聊起來。漸漸地，我看清了麗江粑粑那神秘面紗裡的一臉「笑」。麗江粑粑是納西族獨具風味的小吃，它的歷史悠久，其製作的主要原料是當地特有的精麥麵，再加上火腿、豬油、糖等佐料，將其調勻，揉製成層，做成大約盤子大小、厚約寸餘的圓餅，再以平底鍋文火烤熟。

聊着聊着，那鍋中的粑粑不停地以誘人的香味按摩着我們的嗅覺，隨之便驚出爐了。麗江粑粑有兩種味道，一種甜的，一種鹹的，無論鹹甜，都各具風情。我掏出十塊錢，買了兩個自己喜歡的玫瑰花風味的。接過粑粑，我便無比貪婪地咬了一口，隨着那餅酥酥的碎開，一股夾裹着玫瑰味芬芳的美味便在口腔裡瀟灑開來。那一刻的心情是根本無法用妥帖的言語來形容的，我終於明白，這麗江粑粑爲什麼會如此的深受年輕情侶的喜愛了。就像同事所說，「能將一塊油鍋裡的粑粑炸出風花雪月來，恐怕只有麗江了！」——

麗江把粑似乎成了麗江古城的一枚美食標籤，在這裡隨處可見，而且以四方街爲中心，越向外，價格也越便宜，可味道卻一點也不會打折扣。其實，價格的貴賤並不是一邊欣賞着這冰清玉潔的古城美景，那種曼妙的感覺是在其他地方根本無法體味到的。

## 也說「中心」



延 靜

今年以來，看到一些對中國國際地位的評述，各種主張紛至沓來，但其中有一種主張頗引起我的注意，它認爲當今國際局勢發生的最大變化，就是「中國已經走到世界舞台中心」，我反覆思考，不得其解。

說到「中心」，我不能不想起往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確曾以「世界革命中心」自處，與蘇聯選展開過論戰，其中或明或暗就包括這個「中心」問題。但曾幾何時，我們就發現，事情並非如此，我們不但不不是「中心」，而且與世界發展相比，我們落後了許多，需要急起直追。此事雖過去近半個世紀，但我們至今記憶深刻，刻骨銘心。

當今美國自詡爲世界「中心」。當然，就其國力而言，無論經濟發展，還是軍事實力、科技水平，確是舉世無可匹敵。但是不是因此它就可以成爲世界「中心」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世界是豐富多彩的，各國有各國的情況，一個國家實力再雄厚，也只能管它自己國家的事，而不能干預其他國家的事務。美國到處插手，到處碰壁，原因就在此。

現在回過頭來說說中國到底在國際上處於何種地位。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六十年，我們國家確實取得飛躍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國力有了飛速的增強，GDP已經名列世界前茅，國際地位日益提高，國家影響日益擴大。很多國際問題，沒有中國參與難以解決。這一點連西方國家也不否認。這當然是令人欣喜的事實。

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中國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情況還沒有根本改變。中國的GDP雖然去年超過了日本，但人均佔有量仍處於世界一百位以後，水平仍然很低。而且，中國的經濟發展還面臨着諸多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進行結構調整，從根本上改變資源和能源消耗大的增長方式，而這需要很長的時間。中國還面臨着城鄉發展不平衡、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要改變這種情況更非易事。因此，中國發展還處於初級階段，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至少要到本世紀中葉，要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則需要上百年的時間。

最近，日本提出了建設「世界城市」的目標，並舉辦了大型研討會深入討論這一問題。我開始有些擔心，是不是因爲GDP增長引發了這個問題，但仔細看了有關報道才安下心来。

就全世界而言，稱得起爲「世界城市」的，也只有紐約、倫敦、巴黎、東京等幾個城市，北京與它們相比，在許多方面還有很大差距。一個城市只有高樓、汽車，遠遠不能成爲世界城市，它必須在科技發展、環境治理、人文理念和市民素質等方面達到相當水平，才有可能進入「世界城市」行列。北京提出今後努力五十年建設世界城市，我想是慎重的。

對於中國的國際地位，我想需要的是冷靜的思考和判斷，切不可因爲GDP的增長而衝昏頭腦。當然，我國領導人已經多次宣示，中國不稱霸，即使中國將來發展了也不稱霸，那是中國的既定國策，不會改變。

## 對魯迅的第一印象

魯 人



在許多回憶文章中，讀到作者對魯迅的第一印象，覺得頗有趣。即可以看到魯迅在不同人心目中的樣子，也能讀出回憶者的對魯迅的態度。一位電車售票員在內山書店見到了魯迅，「陰天，暗得很，只能模模糊糊地坐在南窗的一個瘦瘦的，五十上下下的中國人，穿一件牙黃的長衫，嘴裡咬着一枝煙嘴，跟着那火光的，一熱一燃，騰起一陣一陣的煙霧。……他的面孔是黃裡帶白，瘦得教人擔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精神很好，沒有一點頹唐的樣子。頭髮約莫一寸長，原是瓦片頭，顯然好久沒剪了，卻一根一根精神抖擻地直聳着，鬍鬚長一寸長，就像是寫的隸體「一」字。」那天，魯迅見他生活窘迫又愛書，便將自己譯的《毀滅》送給了他，曹靖華譯的《鐵流》只收了他一元錢。四年後，魯迅去世，他寫了《一面》，表達了對魯迅深情的懷念和真誠的崇敬。文章上落的名字叫阿累，想必是他的筆名吧。

北京大學的教授馬裕藻是魯迅的好友，魯迅的另一位好友曾記述過馬裕藻的女兒馬莊第一次見到魯迅的印象：「聽說魯迅來訪她的父親了，她便高興之極跳躍出去看，只覺得他的帽子上似乎有花紋很特別。等到掛上帽來，她仰頭仔細一望，原來不過是破裂的痕跡。後來，她對父親說：『周伯伯的樣子很奇怪。我當初想他一定是着西裝，皮鞋，頭髮分得很光亮的。』他的文章這樣漂亮，他的衣服爲什麼這樣不講究呢？」「當時，馬莊正上小學，天真爛漫地以爲大文學家一定有大派頭，不想魯迅的樣子完全出乎她的想像。

「初和他見面時，總以爲他是嚴肅的冷酷的。他的瘦削的臉上，輕易不見笑容。他的談吐遲緩而有力。漸漸的談下去。在那裡面，你便可以發見其可愛的真摯，熱情的鼓勵與親切友誼。他雖然不笑，他的話卻能引你笑。」鄭振鐸是一位嚴謹的學者，第一印象從他的描述中，似乎可以看出他與魯迅第一次相見，都有些正襟危坐的樣子。

對魯迅的第一印象，唐弢寫得很簡練，「互通姓名以後，他笑着說：『你做文章，我挨罵！』」接着就談到了兒們的降生，怎樣談話呢，現在已記不清楚了。」當時，唐弢發過一些雜文，雖出茅廬不久，文風卻有近魯迅之處，一些論敵便將攻擊的矛頭指向了魯迅。魯迅不以爲意，對這位後生倒是頗爲欣賞。他們相識在一家刊物的宴請中，輕鬆的環境，也使魯迅的心情放鬆了許多，可能也是讓唐弢與鄭振鐸的印象頗爲不同。

「他的個子矮，身體弱，穿一件乳白色綢衫，着軟底布鞋，不戴帽子，平頭短髮，整齊直立、像一把刷子。臉型和一般中國人的臉一樣。在我的腦海記憶中留下了一幅表情豐富、機靈生動、爲我生平僅見的一張面孔。」這是史沫特萊對魯迅的第一印象。愛憎分明的史沫特萊在一九三〇年前後結識了魯迅，交往的時間不算長，但對魯迅充滿尊敬，對魯迅的健康非常關心，可惜魯迅去世時，她遠在西安。

內山完造這樣描述第一次見到的魯迅，「穿藍長衫的，身材小，而走着一種非常有特長的脚步，鼻子下蓄着濃黑的口髭，有清澄得水晶似的眼睛的，有威嚴的，哪怕個子小，卻有一種浩大之氣的人」。

「只記得魯迅穿一件布質長衫，面孔相當地清瘦，互相饋贈禮物的事情很多。小鬍，頭髮頗長，好像久不梳理髮辮。捲煙不離手，一口稀疏黃牙，人家說魯迅很像抽鴉片的，果然不錯。但現在回想起來，魯迅那張臉棱角顯露，透着一股兇悍之氣。」這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女作家蘇雪林對魯迅的第一印象。政治觀點影響到了個人的好惡，倒也證明：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蘇雪林罵了魯迅一輩子，也靠罵魯迅得了許多迴響。

不同人的眼裡，魯迅有着各自的印記。今天，在一些讀者眼中，魯迅已經有了一些奇怪形狀。